

明鑑易知錄

明鑑

(第三本)

8—11卷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五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德宗皇帝

綱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綱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卷五一曰

神威軍目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卷八凡十軍綱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法陽城

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者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矣是以書法如此目城夏縣今山西平陽府夏縣人以學行者聞隱居柳谷賈賈云未詳處所李泌薦之

綱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魏入替見綱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

見五一以咸安公主歸之卷三

綱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實參同平章事綱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

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

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德宗僅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年號之亂乎上曰

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見五三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

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薦實參通敏可兼度支見五二鹽鐵董晉方正

惟君相不可言命君相所以造命

鄴侯以賓
董自代

陸贄乃天
民

喜鵲

陸贄論臺
省長官舉

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必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
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
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
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致堂胡氏曰。李鄴侯知應過人而
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
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國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
大言以蓋其猶
默充位之咎耳。
綱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目**泌有謀略。而好談
神僊說誕。故為世所輕。

綱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目**實參惡之也。致堂胡氏曰。陸贄自李
訪問之遺歟。以惡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彼進嫌。有爭能之意。且或聞陸贄長源李
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法漢字

綱壬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實參為柳州別駕。**目**實參每遷
柳州府

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
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綱**以趙憬陸贄同平章

事。**目**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

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

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秦穆救晉
饑

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武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致堂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議。費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宰相乎。**綱**平盧見五三卷六節度使李納卒。**目**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綱**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目**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現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乎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批**致堂胡氏曰。德宗興邪而棄止惡。直而喜譏。奸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妬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不力。猶不行焉。音妬。剝。俱奉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註**易卦名。**綱**天下四十餘州大水。**目**溺死者三萬餘人。**綱**八月。遣使宣撫諸道。唐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兵不書大。此其書笑。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之陰感矣。**目**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准西見上卷第七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僖公十三年。晉饑。惠公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

敬輿具沐
泗之徒

初稅茶

陸費諫殺
實參

陸費以直
報怨

里奚與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甯人負我無我負人乃

遣中書舍人吳陟等宣撫諸道致堂胡氏曰自漢初有甯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

而大也忠恕之道也甯人負我守而固也音敬輿陸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時關輔慶豐江

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真深泗之徒歟陸費字糴運米以濟江淮和糴以足糴冬十一月敗姜公輔為吉州今江西吉安府別駕

陸費求遷費密語之曰聞實相費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

故公輔不敢泄費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敗公輔遣中使責參

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書初何謹昭也德宗即位至是十四年而作備害民之事唐見遷出綱目於是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

稅錢別貼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民未嘗以救水旱也綱三月

敗實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目初實參惡李巽出為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刺史及參敗見上汴州

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劉士甯遺聲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費曰劉

晏之死見五三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見五三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

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關駭動不細乃更敗參驩州今安南國又司馬時宦官恨參

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實申杖殺致堂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實參擢而殺之其說甚怪此

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怨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實易諫封君子以褒多益寡稱物

報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陸平施謂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也

報怨

報怨

宰相送策

驥驥與蓋

駘並駕

置父負托

騎梁練等

陸贄奏論
備邊六失

論赦恩

綱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綱**秋七月。詔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目**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

送秉筆。旬日一易。肅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秉筆承旨旬日而更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肅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秉筆承旨旬日而更

綱置父負托。肅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秉筆承旨旬日而更置父負托。肅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秉筆承旨旬日而更

忠武王李晟卒。致堂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

綱甲戌十年夏六月。昭義見上卷節度使李抱真卒。以都虞候王延貴為節度使賜名度休

罷為太子賓客。**目**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

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以郊赦已

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

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徹其不恪。甄真恕以勉其自新。行法

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

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

起於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

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

唐德宗

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上不聽。○上欲修神龍寺。裴延齡奏同州今陝西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年號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昏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續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費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費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諄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費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費於上。趙憬密以費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費。費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費為太子賓客。

綱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目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鈺。黨於陸贄。

韓愈爭臣

論

陽城等守

延英門上

張萬福名

重天下

陽城欲壞

白麻

陽城有待
而為

會旱延齡奏言贊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_一多欠諸軍芻糧動搖眾心其意

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

信遽還宮貶贊為忠州_{見五三卷三}別駕充滂鉅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

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

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

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惶恐以為罪且不測

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_{去聲}延英殿門上疏論延齡姦

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_{去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

聞諫官伏閣_始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_{唐制封王拜相}

壞_怪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_{上聲}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

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_此華陽范氏曰論者或識城以在職

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_一放死無所憾_綱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

_{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坐言裴延齡故也_綱八月司徒侍中北平_{今直隸}莊武王馬燧卒

_唱綱丙子十二年夏六月以賓文場_唱霍僊鳴為護軍中尉_目初上置六統軍視_此六

綱_目監易口象卷五十五唐德宗四

鄭綱諫宦
官降麻

稅外方圓

月進日進

宮市
白望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八

綱鑑易知錄

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

目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

場曰朕令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

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也朕得卿言方寤耳綱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綱初上

以奉天卷九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謂於常稅之外

或方或圓轉設法所致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

纔什一二李兼江西節度使在江西治江西南昌府有月進韋臯西川節度使在西川治四川成都府有日進其後常州

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見五三判官嚴綬掌

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見上進奉自綬始綱秋八月趙憬卒綱九

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綱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綱損嘗

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綱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綱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

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禮部

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綱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綱先是宮中市外閒物令官吏主之隨

給其直比秋歲也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白畫街市之中左右望故稱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

陽城治民
如治家
撫字心勞
徵科政拙

紫染故衣敗繒。情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

州。今江南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問判度支。見上。蘇弁。便弁希宦者意。對曰。京

師遊手萬家。無土著。見十四卷一。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綱以姚

南仲為義成。治直隸大名府滑縣。節度使。

綱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九月。以于頔。秋為山南東

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綱吳少誠。見上卷第八。叛。侵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綱貶陽城為道州刺史。綱太學生

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從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刺史。城治民

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朝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遣他判官

往案之。判官乃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綱已卯十五年秋八月。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綱冬十二月。中書令

咸甯。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王渾城卒。諡忠武。

綱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今河南汝南府淮西節度治也。招討使。統諸軍討吳少誠。綱夏四月。

姚南仲入朝。綱義成。見上。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

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

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上雖使羊杜

羊杜杜預見二九卷九

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綱五月。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上見因討淮西。大募戰

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去之流

端州。今廣東肇慶府頔復奏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

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綱徐上見泗水濠節度使張建封

卒。綱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張愔建封子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

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

名其軍曰武甯。以愔為節度使。綱以李藩為祕書郎。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

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上見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過。來欲何

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

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

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祕書郎。綱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

於五樓。賈賈云未詳處所全義大敗。走保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綱九月。貶鄭餘慶為彬州見九司馬。餘

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綱以齊

杜佑素重李藩

李藩儀度安雅

韓愈諫
稅坐貶

抗同平章事。綱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綱癸未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齊抗罷。○

冬十月。崔損卒。○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綱貶韓愈為陽山令。令廣東南路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

人窮至壞。怪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

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綱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書太子疾不書此其書何危之也於是上春秋高太子瘖疾非小憂

初翰林待詔見四九王伾玉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魚侍太子。叔文詭譎多

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見上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

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

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

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

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渢。呂溫。李景儉。韓曄。葉韓泰。陳諫。

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

莫有知其端者。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八月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歲○帝不幸瘡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亦足為賢矣

綱乙酉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

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數由是得疾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

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

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下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

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

婦官名九嬪之一

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

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綱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

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綱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王伾

寢陋也

統號吳語任浙江杭州人故吳語

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

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

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閭閻然

自得以為伊周管葛

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

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畫

夜車馬如市綱大放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

鵲坊鷹坊狗坊○鵲音鵲鵲音魂八聲鵲音摧

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

量移

陸李源交

王叔文獨有憂色

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綱以王伾為翰林學士。綱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書未至卒何惜之也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移徙也謂得罪遠斥者遇赦則量徙近地追

陸贄。見上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今浙江甯波府

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

深交。吉甫，栖筠見五二卷八之子也。西川見上四節度使韋臯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綱以杜佑

為度支。見上等使。王叔文為副使。目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

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

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

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綱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目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

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

等，乃啟上召學士鄭絪等人草制。時牛昭宗輩以廣陵今江蘇揚州府王濤英見上奢，惡之。綱不

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感點頭以應之乃立濤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親太子

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

貽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

監易和錄 卷五十五 唐順宗

杜黃裳怒
韋執誼

陸鴻有功
於春秋

賈鄭病不
視事

韋臯上太
子牋

誼驚曰。大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

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

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鴻也。避太

子名改之。

致堂胡氏曰。陸鴻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哉。蓋窮經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

何預他事亦失言也。蓋講經義者必以令世之事參之。然音陸鴻字伯冲。為春秋師事趙匡。次助盡傳二家之學。門人以其能

後其合否可斷。惟鴻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罔知所對。且註天聖人之書。通於後世私諡曰文通先生。八司馬劉鼎錫程昇陳

諫柳宗元韓泰韓諲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

王叔文者。叔文敗。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綱賈耽鄭珣瑜病。不相事。

惡王叔文也。夏六月。韋臯表請太子監國。

黨叔文無能言者。臯以四川遠鎮。獨表請馬唐之不危。韋臯力也。持書予之。

文也。

綱夏六月。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書表請太子監國多矣。不書此。法其書何美。臯也。於是朝臣皆

皇躬痊愈。復歸春宮。

即求

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庵。天子居喪之次。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

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樺奈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

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天子。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今湖南裴均河東今山西嚴綬

貞元十六年。綬為河東行軍司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綱**秋七月。太子監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綱**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敗

王伾為開州。今四川夔州府開縣。司馬叔文為渝州。今四川重慶府。司戶王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綱**太

子即位。**綱**憲宗初即位。昇平。見五二卷六。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

憲宗却獻所齊惟焉

朗州江派

日歷之名始此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

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綱南康今江西南安府南康縣忠武王韋皋卒書韋鎮卒書某節度使恒也此其法不書西川節度何不韋皋

於諸鎮也皋在遠藩受及社稷未請太子監國豈他鎮比哉綱目書爵者蓋所以深嘉之也綱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

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綱朗州今湖廣常德府江漲變

也綱流萬餘家綱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始令史官撰日歷綱從監修國史韋執誼

之請也書志時相之姦也日歷云者猶起草云爾而刪潤之筆盡在監修矣故特書時政記見四法書始周武氏書撰時政記此書撰日歷同聯也日歷之名始見於此註六卷第九綱貶韓泰韓曄

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卒綱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凌城山綱貶韋執誼為

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綱貶袁滋為吉州見十刺史綱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

進上怒貶之綱以武元衡為御史中丞綱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昇為諸州司

馬書再貶多矣未有書再法者書再貶快之也綱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見上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綱上

以初即位力未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

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今四川綱以鄭綱

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初名滿更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弘志所弑壽四十三歲帝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聲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綱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綱劉闢反命神策見上行營節度使

綱監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憲宗

我蜀皇法
砥石

杜黃裳料
劉闢易取

杜黃裳慮
高崇文

高崇文軍
法

杜黃裳請
裁制藩鎮

高崇文將兵討之。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西川、東川、漢川。漢川，今陝西漢中府。上不許。闢遂

發兵圍梓州。即東川，見上。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

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曰：「忠

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今四川成都府，四川節度治也。險固難取。杜

黃裳獨曰：「闢狂慳，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

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

器之。乃削關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嚴礮討之。時崇文屯長武城，

詳處所未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者，折

人是。時筋住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

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

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

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

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河南，皆黃裳啟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

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

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